

开放丛书·思想文化系列

[德]奥·斯宾格勒著·陈晓林译

西方的没落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西方的没落

[德]斯宾格勒 著

陈晓林 译

西方的没落

[德]斯宾格勒 著 陈晓林 译

责任编辑：孙少平

封面设计：李欣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沈阳市第六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18.625·插页2·字数375千

1988年12月第1版·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316—0375—6/C·6 定价：5.30元

取得重印权·限国内发行

编者的话

1918年7月，德国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员斯宾格勒发表了《西方的没落》一书，这部著作问世以后，立即风行一时，直到今天在学术世界仍有一定的影响，不断成为人们讨论的对象。

斯宾格勒生于1880年5月29日，死于1936年5月8日。在柏林大学学习数学、哲学、历史和人文科学，以一篇研究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斯 (Heraditus) 的论文，获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后在满历兹的一家中学里，担任数学教员，生活极度贫困，住在一间没有电灯设备的小屋中，独自做他的研究工作，甚至没有能力购买他所需要的参考书籍。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他在烛光之下完成了“西方的没落”上卷，却乏人问津，无法找到出版商替他出版，直到1918年，此书才在维也纳首次问世，一时震撼了整个欧洲的文化界，毁誉交加，使他一夜成名，1921年，他又收回该书重新校订，1924年再度出版时，下卷亦已完成。此书影响之巨，评议之多，在西方的哲学文化界，是史无前例的，曾被译为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俄文、中文、日文等多种文字。

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斯宾格勒提出了“文化形态史观”，亦称“历史形态学”或“历史哲学”。他认为世界历史上有八种自成体系的伟大文化，即埃及文化、巴比伦文化、印度文化、中国文化、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墨西哥的

玛雅文化、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教文化、西欧文化。每一种文化最初都是以青春的活力蓬勃兴起，在其根生土长的地方茁壮成长，发荣繁茂，然后枯萎凋落，完成了它那生命的周期。就斯宾格勒看来，这八种文化的前七种都已经死亡了或僵化了，而西欧文化也是在劫者难逃，它的衰亡乃无可奈何之事。

按照斯宾格勒的见解，即没有世界史，也没有统一的历史发展线索。只存在着一系列互不联系的、单独的文化统一体，象有生命的机体一样。机体的生命可分为两个时期，上升、繁荣的时期和下降、瓦解的时期。斯宾格勒把前一时期称为文化阶段，而把后一时期称为文明阶段。他认为，文化是个人的有机统一，而文明则是原子化的个体的机械堆积；在文化阶段由宗教和艺术完成职能，在文明阶段则由技术和科学加以完成；情感被理智所排挤，农村被城市所排挤，农业被工业所排挤。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经常带来战争和侵略，它不是向纵深扩展，而是向横广扩展。他把资产阶级的衰亡说成是整个欧洲文化的衰亡，并把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看成是文明的“自我表现”的自然形态。

事实上，即使在西方史学界，人们对斯宾格勒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有人认为，斯宾格勒在历史、哲学方面的“发现”，已经为迷惑中的人类社会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但也有人提出相反的论点，认为斯宾格勒不是从历史事实中得出应有的结论，而是把历史事实当做一种思想的注脚，他的那一套史学理论是经不起检验的。更有人认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只是一本关于人类命运问题的玄学讨论，很难说是历史或是哲学。

但不管人们的评论如何，《西方的没落》在西方世界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对于这样一本世界闻名的著作，我们有必要把它介绍给国内的读者。这部著作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一种反思，它并不认为西方文明都是好的，而是有极其没落的一面。在当今我国“开放”的年代里，这对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批判的看待西方，无疑是提供了一个镜头，对于我们了解、分析、借鉴西方的某些思潮，也会有一些启示。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六十年代我国作为“内部读物”已经出版了据英译重译本的这本书的第二部。这次出版的《西方的没落》将上、下两部仍合为一本书，译者对原书中重复、烦琐的部分作了适当的删节。

1988年4月24日

第一版原序

这本书的整理手稿，是三年写作的成果，在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即已完成。1917年的春天，又重整了一遍，并在某些细节方面，加以补充与澄清。但本书的付印问世，毕竟还是因为当时的情况，而告拖下来。

虽然本书的视域与主题，是“历史哲学”，但也含有一项更深刻的用意：即在当代主导观念正在成形、而恶兆已经十分明显的时候，针对当前这一重大的划时代的时刻，作一评估。

书名早在1912年即已决定，顾名思义，颇能表达本书的主旨：对照着古典时代的没落，而描述出我们自己如今正在进入其间的、历时达数世纪之久的，一个世界历史的样态。

如今，事情已经证明了甚多，而不曾否定一件。很明显地，本书中的概念，必然曾在此时、在德国出现。尤有甚者，由本书中的诸项前提，新的世界图像可以清晰地浮现出来，而战争，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

我相信今日的哲学，已不应是从一些仅只有成立的可能、仅只在逻辑上为可证明的各种哲学中，揭示出其中之一而已，而应是径直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在某种程度而言，这也已是一种自然的哲学，是所有的人都能模糊预感到的哲学。不揣僭越的说，象本书中这样深蕴历史本质的观念，不是发生于一个时代之内，而是由观念本身，塑造出这

个时代，这实不是笔者个人，能得而私之者。它属于我们整个的时代，并影响了所有的思想家，只是他们本身并不知道罢了。个人能对此一哲学，提出一己的态度——包括其谬误与优点——一方面乃是偶然，另一方面，也是个人的命运与幸福。

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

1917年12月于慕尼黑

修正版原序

从本书最初简短的轮廓，到全书最后的形态，发展成相当出人预料的篇幅，前后历时十年之久。在这结束全书的时候，对我原先想要表达的、以及如今已经表达的，对我当时的观点，以及今日的观点，作一次回顾，该不算是十分不当的事。

在1918年版的“引介”中——这“引介”无论就内在或外在而言，都可算是本书的一个切片——我曾陈述了我的信念，即：本书已列出一项不容争辩的观念，只要这观念形诸文字之后，便无人能够反对。其实，我应该改为：只要这观念为人了解之后，便无人能够反对。而要了解这一观念，我越来越认为：我们不应只着眼于这一个阶段，而应放眼于整个的思想史，并期待于新生的一代，因为新的一代，天生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我要补充说明：本书只能认作是一项最初的尝试，充满了惯常的谬误、残缺，而且也不是没有自相矛盾之处的。书中的评论，其严肃性，远不如当初所想望的，然而曾经深入钻研活生生的思想学说的人，必定会了解：我们实在不可能透视于“存在”的基本原理之中，而毫无矛盾的情感掺杂其间。思想家的本分，就是按照他自己的眼光与理解，而为时代赋予象征的意义。他别无选择，他必须在他的时代环境囿限之下思想。对他而言，所谓真理，终久只能是他诞生前，即已成立的世界之图像。真理并不是他所发明的，而只是在

他的生命之中，呈现出来而已。一个思想家所提出来的真理，其实根本即是他的本身——是他的存有，形之于文字，是他人格意义，形成为学说，这与他生命有关的部分，实是不可移易的，因他的真理与他的生命，本来就是同一的。这一象征格局，是哲学的本质所在，它承受了人类的历史，并将之表达出来。而由此产生的各种学究式的哲学著作是多余的，徒然增加专业性论文的数量而已。

当然，我在本书中所发明为“真确”的事理，其本质也不是可以从血液与历史所赋予的条件中隔离出来，而本身自成真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它只能对我而言，以及我相信，对未来时代的前导心灵而言，才为真确。但是我必须承认，在这些年的风暴狂飙之中，我所写出来的东西，只是对我面前清晰矗立的事理，所做的一项非常有欠完整的叙述而已。我仍须在今后的岁月里，致力于整理相关的事实，与寻觅表达的形式，才能将我的观念，表现为一种最有力的形式。

要使这一形式完美无瑕，将是不可能的——因为生命到死才得到完全实现。但我已曾再次努力，以求将甚至本书中最早期的部分，也提升至我如今已能明确说出的层次。至此，我便完成了这一本书，任它带着希望与失望，优点与缺点。

我所关心的结果，此时已证实无误，并且——从其慢慢在广泛的学问领域中，所发生的效果来判断——别人也同样关心本书所述的观念。当然本书不可能表述出一切的事象。它只是我在眼前所见的事理之一边，只是对命运的历史与哲学，所作的一次新的探索——不过，确实是这一类作品中的第一部。本书彻头彻尾是直观与描述的，其写作笔调，力求

以阐述的方法，来呈示物象与关系，而不是罗列一堆类别纷纭的概念而已。本书只为那些在阅读时，能够活泼泼地进入到书中的字句与图像内的读者而写的。读者要能如此，无疑会很困难，尤其在面对神秘之际，我们的敬畏之感，往往使我们不能领受到：把剖析与深入视为一体时，所能获致的满足。

当然，那些浅见之徒，永远生活在昨日，因而反对任何只为明日的觅路者而设的观念，他们对本书立刻便发出呼喊，指为“悲观主义”。但是，这些人只是以为探求行动的本源，即等于行动的本身，只是热衷于搬弄定义，而不知道命运为何物。我的书不是为这些人而作的。

所谓了解世界，我认为即是与大化冥合，物为我重要的是活泼泼生命的现实，而不是什么生命的“概念”，那只是理想主义的鸵鸟哲学所标榜的东西，不为浮词所动人，便不致认为本书所述，是悲观主义，至于其他人士，不足挂齿。

现在，到了最后，我急于再一次提及两位人物的名字，我的一切学问，实在都由这两人而来：歌德与尼采。歌德给了我方法，尼采给了我怀疑的能力。——若有人要我具体表出我与尼采的关系，我会这样说：我所用的“俯瞰”（overlook），即是由他的“旷观”（outlook）而来。至于歌德，在思想的模式上，实在是莱布尼兹的门徒，虽然他并不自知。故而，尽管这些年来，一切的不幸与厌烦，我还是可以自认、并骄傲地宣称，最后在我手中形成的，是一种“德国的哲学”。

奥斯瓦尔德 斯宾格勒

1921年12月于莱布肯堡

译 例

一、本书原文是德文，此处系据爱金孙 (Charles Atkinson) 的英译本逐译，所据版本为1962年卡诺普书局 (Alfred A. Knopf, Inc) 的“全一册”版 (One-volume edition)。本书原为上下两卷，合为一册后，颇有删削，但所删处均为烦琐之论据与明显的偏见，全书论旨，不受影响。

二、英译本凡于删削处，以中括号〔 〕表示，中译仿此不变。

三、书中重要观念或名词，英译或以大写、或以斜体表示，中译本一律以方体字示出。

四、书中重要人名、书名、关键名词，首次出现时，一律附英文，有时为突出其重要性，乃于间隔甚远处重复出现时，再度附上英文。

五、凡为作者本人的脚注。一律附“原注”字样，其余注解为译者自行添加。

六、除圣经依定译外，其余引文，一律为译者自拟。

七、译者虽尽力比照原文，然仍恐谬误在所难免，如蒙指出，当于再版时改正。

目 录

第一版原序

修正版原序

译例

第一部 形式与实际

- 第一章 概念的引介…………… (1)
- 第二章 数字的意蕴…………… (50)
- 第三章 世界历史的问题…………… (91)
- 第四章 外在宇宙——世界图像与空间问题 …… (115)
- 第五章 外在宇宙——阿波罗、浮士德与马
日灵魂 …………… (129)
- 第六章 音乐与雕塑：形式艺术 …………… (156)
- 第七章 音乐与雕塑：塑像与画像 …………… (186)
- 第八章 灵魂意象与生命感受——论灵魂
形式 …………… (221)
- 第九章 灵魂意象与生命感受：佛教、斯多
噶主义、社会主义 …………… (246)
- 第十章 浮士德与阿波罗的自然知识 …………… (265)

第二部 世界历史的透视

- 第十一章 始源与风景：自然宇宙与内在宇宙 ……(323)

第十二章	始源与风景：高级文化组群	(328)
第十三章	城市与民族	(350)
第十四章	阿拉伯文化的问题之一：历史的 伪形	(380)
第十五章	阿拉伯文化的问题之二：马日的灵魂	(420)
第十六章	阿拉伯文化的问题之三：毕达哥拉斯、 穆罕默德、克伦威尔	(449)
第十七章	国家：阶级的问题	(498)
第十八章	国家与历史	(507)
第十九章	政治哲学	(536)
第二十章	经济生命的形式世界—金钱	(557)
第二十一章	经济生命的形式世界—机器	(572)

新德意志出版社 第二卷

第一章 概念的引介

在本书中，我们第一次作下述的冒险尝试：尝试预断历史的发展，尝试在文化的命运中，看清那些尚未经历到的阶段，尤其是看清这实际上已处在完成状态的，此时此地唯一的文化——西方的欧美文化。

历史是否有逻辑可言？除了在漠不相关的事件中，那些偶然发生、无可计数的因素之外，是否有某些东西，我们可以称之为“历史人性的形上结构”？是否有某些东西，独立于我们看的很清楚的外在形式之外？这些我们看的很清楚的外在形式——社会的、精神的与政治的，是否只是由某些东西派生而来？是否只是次要的事实？世界历史是否经常把某些基本特征，一再呈现于我们的肉眼之前，以证明某些结论？如果是的，由此前提而获得的推理，又可推论到何等限度？

由于人类历史，乃是强有力的**生命历程**的总和，而这些在习惯性的思想与表达上，被冠以诸如“古典文化”或“中国文化”或“现代文明”等高等头衔的**生命历程**，其本身即具有自我与人性的色彩。因此，是否可以在生命本身之中，寻到一系列必须被有次序地，且强制性地经历到的过程？对于任何有机物而言，诞生、死亡、青春、老大、生命期等，皆是基本的表征，而这些表征，是否还具有无人察觉到的某些严肃的意义？一言以蔽之，是否所有的历史，都奠基于一

般生物学的“基型” (archetype) 之上？

乍看之下，西方的没落，就好似其所对应的“古典文化的没落”一样，是一个为时空所限的一般现象而已，但在了解了它所有的重要性之后，我们认识到，这乃是一个哲学的课题，它包括了有关“存有” (Being) 的每一个重大的问题。

于是，如果我们想要发现：西方文化的命运将以何种形式完成？我们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文化**？文化与可见的历史、生命、灵魂、自然及心智间的关系是什么？文化的证明是以何等形式显现出来？而这些形式，又可被接受、且引为象征到怎样一个程度？——这些形式，指的是：民族、语言与纪元、战争与意理、城邦与神祇、艺术与建筑、科学、定律、经济形态与世界意念、伟大人物与重大事件等。

认识死板板的形式，其方法是**数学的定律**；认识活生生的形式，其方法是**相似的拟喻 (Analogy)**，经由这些方法，我们可以区别世界的“偶极性”与“周期性” (Polarity & Periodicity)。

世界历史的表达形式，被局限于数字上。而一些年代、纪元、场所、人物，却一再若合符节地重复展现，这一直是一个知识上的问题。例如：讨论拿破仑时，人们很难不提到凯撒与亚历山大，这一拟喻，在我们看来，前者是形态学上不能接受的，而后者才是正确的。腓特烈大帝在他的政治性著作，例如他的“沉思录” (Consideration) 中，作了很多非常确定的拟喻，他把法国比作腓力浦统治下的马其顿，而把德国比作了希腊，他写道：“直到现在，德国的色摩比亚隘口——亚耳撒斯和洛林，仍在腓力浦手中。”这恰好也点

出了红衣主教福乐利的政策特征。他也把哈布斯堡官的政策，与波邦王朝的相提并论，并把安东尼的被逐，与屋大维混为一谈。

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只是片断而任意的，只能导致诗意的、或失真的短暂倾向，而非对历史形式真有深刻的体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已在这一领域内树立起他自己的方法，甚至也没有人已有最轻微的“察知”（Inkling）——察知到这里有一个历史学的根柢，而事实上，也是唯一的根柢。从这根柢出发，我们可以得到历史问题的广泛解答。由于它暴露了历史的有机结构，**拟喻**将成为历史思想的福音。在精详周密的意识形态影响下，所发展出来的拟喻技巧，将必然会带来合乎逻辑的结果与不可避免的定论，但是，迄今为止，拟喻竟是一个祸因，因为拟喻的滥用，使得历史学者依照自己的品味，各自便宜行事去了，而不再严肃的体认到：他们最基本也最艰苦的工作，即与历史的象征主义及其拟喻方法，密不可分。

如果，我们的主题原先只包括了今日文明的有限问题，那么至此乃扩大成为一种新的哲学——未来的哲学，而这也将是西方欧洲的心灵，在下一阶段所可能具有的唯一哲学，如果那业已“形上疲乏”（metaphysically exhausted）的西方灵魂能够负荷的话。我们的主题，扩展成**世界历史的形态学观念**，以及历史世界（world-as-history）的形态学观念，以相对于传统的自然世界（world-as-nature）的形态学，而后者，几乎是迄今为止的唯一哲学主题。我们的主题，也重新检讨了世界的形式与运动，检讨其深度及最终的重要性。但这次是按照完全不同的态度来检讨的，例如，我